

一位平凡的偉人

蔣經國

二次世界大戰盟軍偉大領袖，全球人士所一致敬仰的一代偉人，民族英雄 總統蔣公不幸於四月五日午夜十一時五十分與世長辭，噩耗傳出，天人同悲，本誌特選載行政院蔣院長早年所撰「一位平凡的偉人」。內容親切感人，值得一讀再讀。

編者謹識

三十年前，有一位荷蘭籍的國際共產黨員，名叫馬林的，來到中國。有一次他和 國父孫先生晤面，向 國父提出一個問題說：

「你的革命思想的基礎是什麼？」

國父立刻就回答他說：

「中國有一個正統的道德思想，自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、周公、至孔子而絕；我的思想，就是繼承這一個正統的道德思想，而予以發揚光大的！」

這個「正統的道德思想」就是「王道」主義；具體說來，就是「行仁政」；「發政施仁」。

我的 父親，是 中山先生的信徒， 父親的抱負，要繼承 中山先生的遺志，完成 中山先生未竟的事業；換言之，就是要繼續發揚光大這個「正統的道德思想」。

父親說：

「革命的本務，是「行仁」。」

又說：

「革命是本乎大公，出乎至誠。」

什麼是「仁」？韓愈說：「博愛之謂仁」。所以「仁」的歸根結底，就是「天下為公」。

「王道」的精神，既是天下為公的博愛，所以與「以力假人」的「霸道」，是絕對不能相容的。這樣， 父親便很自然地成為半世紀以來，反對共產主義霸道的先知先覺，而且是個站在最

前線的反共抗俄的領袖！

一個時代的偉人，他的抱負及他所發覺的真理，是不容易為一般人所了解與接受的。這不僅現代偉人為然，古時大學問家亦常如此。當學人正在開始發現及傳播真理的時候，不但得不到別人的同情和擁護，而且往往遭到異常強烈的反對和迫害。舉一個例子來說：十七世紀中葉，文藝復興時代，意大利有一位著名的科學家，名叫伽利略，他是第一個證明哥白尼的「地球繞日」的學說的人。可是，在當時教會的眼光看來，伽利略的學說，簡直是一種「邪說」。伽氏出版一本書，為他自己的學說辯護，大家便以為他是妖言惑眾；教會就把他傳到羅馬去，施以慘酷的刑訊；並強迫他承認自己的錯誤，並不再傳授這種犯禁了的學說。這種嚴刑逼供的方法，固然使老年衰病的科學家伽利略屈服簽字，但真理並沒有向教會屈服。到今天，地球繞日的道理，不但已成爲婦孺皆知的「常識」，並且連教會的信徒也不否認這個真理了。比伽利略尤爲不幸的，是一位由僧侶出身的科學家布魯諾，他寧可在羅馬受酷刑處死，却頑強地拒絕翻悔。他是爲他的科學的教義和真理奮鬥到底，而甯死不屈的。這種「以身殉道」的精神，更足令人欽佩和效法；而家父所最先發覺并堅持到底的「反共」真理，也必然有一段艱難曲折的奮鬥過程。

民國六年十一月，蘇俄發生十月政變。俄國布爾塞維克黨奪取政權之後，一時吸引了世界上無數政治家，對於共產主義革命，發生了莫大的研究興趣；尤其是許多所謂「進步的」知識青年，更爲他們的欺騙宣傳所誘惑和麻醉，替他們歌功頌德。各國青年——尤其東亞殖民地的青年，其嚮往這個新制度，新國家，公開的或秘密的潛往莫斯科，去接受布爾塞維克主義教育和訓練的，真可說是如蟻附膻了。當時 家父對於這個新興的社會，究竟有怎樣的看法和認識呢？

民國十二年，我的 父親曾奉 中山先生的命令，到莫斯科去考察，比即洞燭俄國共產黨的陰謀及其政策的本質。歸國時， 父親寫了一封信給廖仲愷先生，信內說：

「俄黨對中國之惟一方針，乃在造成中國共產黨爲其正統，決不信吾黨可與之始終合作，以互策成功者也。至其對中國之政策，在滿、蒙、回、藏諸部，皆爲其蘇維埃之一，而對中國本部未始無染指之意。凡事不能自立，而專求於人，而能成者，決無此理。國人程度卑下，自居如此，而欲他人替天行道，奉如神明，天下甯有是理耶？彼之所謂國際主義與世界革命者，皆不外凱撒之帝國主義，不過改異名稱，使人迷惑於其間而已。」

同時，在這封信裏還說道：「中國人祇崇拜外國人，而抹殺中國人的人格。」

父親不但在三十年前，就揭穿了布爾塞維克主義者及俄國人對我的惡毒陰謀，同時，還指出了中國人之媚外和失却自尊心的弱點。

民國十六年，我的父親因為共匪的寄生政策，逆跡已彰，不忍坐視他們毒化社會，屠殺民衆，危害本黨，破壞三民主義；乃領導黨員於十六年四月十二日開始實行「清黨」，并戡平了共匪的武裝叛亂。

共匪利用這件事，作為攻擊和毀謗父親的藉口，罵父親為「新軍閥」。而黨內所謂「左派份子」，亦做了共匪的應聲蟲，反對父親的主張和意見。現在血的經驗，澈頭澈尾地證實了上面父親所說所行的都是真理！

民國二十五年，張學良受了共匪的利用，發動西安事變，劫持父親，妄想改變父親的主張和思想；並與父親辯論。

張說：

「余覺 委員長之思想，實太右，太舊。」

父親說：

「何謂右？何爲舊？又何爲太右？」

張說：

「委員長所看之書，多是韓非子，墨子一類；豈非太舊？」

父親說：

「余不知爾所看之新書幾何？且爾所謂新書者，係何種書籍？爾是否以馬克斯資本論與共產主義之書籍爲新乎？爾可將爾所看之新書擇要問余，余可爲爾詳解也。須知精神之新舊，不在所看之書新舊；爾豈知爾等之所視爲新書者，余在十五年前，已不知批閱幾次矣。」

張學良那裏研究過馬克斯共產主義？他胸中

根本就沒有什麼主見；還有什麼左、右、新、舊？因此，他一給父親反駁，就自知理屈，而轉用威脅的口吻。他說：

「舉一例以言，委員長滿腦筋都是岳武穆，文天祥、史可法，總覺趕不上時代。爲何不從「成功」着想，而祇求「成仁」？」

父親聽了這話，立刻指摘他說：

「成功、成仁，本是一件事；我之成仁，即是成功。」

這些道理，張學良更那裏會懂得！

現在大陸已經淪陷好幾年了，共匪之無人性的蹂躪人民，如清算、翻身、洗腦、坦白、三反、五反、勞動改造……種種政策，都表現了史無前例的、違反人性的極權主義和殘暴行爲。他們的「一邊倒」主義，更是引狼入室的奴隸思想；全世界凡是沒有失却理性的人，都應該公認這種冷酷的事實。

父親所承襲而且力行的中國正統思想，是和世界布爾塞維克主義勢不兩立的。父親的思想天然的反極權、反侵略、反奴役、反迫害的王道主義的基本精神，也就是孟子說的：「民爲貴，社稷次之，君爲輕」的道理。既然一切以民爲本，當然不容人民遭受匪共的摧殘，當然會有己飢己溺的心情，想盡一切的方法，來拯救億萬同胞於水深火熱之中。

孔子說：「志士仁人，無求生以害仁，有殺身以成仁。」父親就是這樣以仁存心，以天下安危爲己任的。他抱着最大的犧牲決心，爲主義與真理而奮鬥到底。惟其如此，故能具有大無畏的精神，打破生死，而達到威武不屈的境界。

父親這種「以身殉道」的精神，絕不是得之偶然，而是因爲他繼承中國數千年來的正統思想；並且能够身體力行的緣故，也就是受了古代中國的「天下爲公」理想薰陶的結果。父親的偉大人格，正就在於此！

威繼光常說：「世界上有兩種人：一種是活的死人，一種死的活人。」洋奴、漢奸、賣國賊，他們雖然還有一副臭皮囊，可是已經沒有靈魂，他們做了異族的奴隸，拋棄了珍貴的正統思想；這種人，可以叫做：「活的死人」！如朱毛匪幫，一切要向他「老大哥」看齐，便十足的暴露了他們沒有靈魂的「活的死人」的眞面目。至於我國歷史上許多民族英雄，如岳武穆、文天祥、史可法，他們雖然已經死了；但他們流芳百世，永遠活在人們的心裏，可以說是「死的活人」。所以個人的賢、愚、善、惡，就靠自己方寸間的一念而已。

父親所以有這樣崇高和偉大的人格，絕不是由做作而來，而是從日常生活和行動中，自然表現出來。偉大出於平凡，自然勝於勉強，所以更顯得爲一般人所不及。父親之能養成這種人格，不能不歸功於幼年時代家庭生活環境和教養的影響。父親早年喪父，家庭困苦，乃至受鄰里的欺凌侮辱；這些都是磨折父親，而適以養成其堅苦卓絕的個性的。父親自述說：

「我從前在家裏，每天一定要掃地，洗地板，還要燒飯。吃飯的碗筷，也統統自己洗滌，吃完飯的時候，不僅桌上地上不能有半粒飯屑，就是飯碗裏有一點不乾淨，也一定要受父母的嚴格教訓，甚至打罵。穿衣也是一樣，如果有一顆扣子沒扣，父母也要罵的，洗臉有一點沒有乾淨，父母一定叫我再洗。」

又說：

「我自己曉得，我之所以能有這種的能力，來擔任救國救民的事業，完全是從小養成的。大家都曉得，我自幼小，就自己掃地燒飯，非常刻苦耐勞，在家聽從父母的話，入學敬重先生。我父親過世之後，免不了別人的欺侮；我總聽我母親的話，安份忍耐，

有時被我母親打了罵了，一點也不怨，一點也不恨。所以我現在一天到晚忙碌，精神始終如一，這無非是幼小養成的習慣。」

父親幼年處境的艱苦，正如我的祖母王太夫人所說：「歷盡人世難堪之境。」父親完全生長在民間，對一般貧苦無告的平民，特別同情和愛護；這樣，便養成了一切為羣衆的民胞物與的偉大襟懷與堅忍不拔的意志。孟子說：「大人者，不失其赤子之心。」父親生活的平凡，正表現 父親人格的偉大！

父親的哲學思想，既然注重一個「仁」字，所以 父親的躬行實踐，也就在於「行仁」。他的同情心、惻隱心特別發達，養成了大慈大悲，救苦救難的救世主義的精神；擇善固執，百折不撓。所謂「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，造次必於是，顛沛必於是。」所謂「託之空言，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。」父親就是這樣在日常生活和實踐行動中，表現自己偉大的道德和人格的。

父親的「日記」，就是日常生活和行事的實錄，沒有一字一句不可告人的。日記中寫道：

「吾嘗見世人之迷信於家族觀念，約束於家族範圍，因而潦倒一生者，比比皆是。蓋人無大決心，固不可以當大事，無大慈悲，亦不能成大事。慈悲而不出於私情，乃為大慈悲，有大慈悲而後有決心也。」

有了力行的革命的人生觀，有了犧牲精神，則殺身成仁，捨生取義，行之若素，甘之如飴，見危授命，赴湯蹈火而不辭，這就是「大決心」。

日記中又寫道：

「至浦丈，不見烟火，居民稀少。見一老婦，背負一數月小孩，啓門窺探；老婦固憔悴不堪，小孩則仰臥背上，狀如絕食多日之餓殍。見之悲痛不自己，人民遭劫一至於此，兵兇戰危，殘酷極矣！」

「太和牙宿營，沿途民房為桂軍焚燒，幾乎無完全村落。羅布洞千餘家居民，惟有一頭面漆黑之老婦；亦有在田野中向柑子而泣者，以菓子為兵士摘食不能生活也。哀哀生黎，見之心痛！而沿途病兵呻吟，乏人看護，尤為心酸。帶兵生活，誠非人生所忍為也。」

這些話，是 父親於民國九年帶兵在閩、粵作戰時所記的。一般人都以為軍人皆是好戰，其實不然；像 父親這樣愛民如赤子的胸懷，正具有「聖人之用兵，亡國而不失人心」的大德。所以 父親過去奉命誓師北伐，能够於兩年內的短促時間，打倒北洋軍閥，統一全國，也就靠這點「不得已而用兵」的苦心，才能達成「仁者無敵」的結果。

父親對於老弱婦孺和勞動者的痛苦，都寄予充分的同情。日記中寫道：

「桂江水淺灘激，行船甚難。拖綆者，多六七歲之幼童與婦女，水沒半身，手胼足胼者，匍匐拖拉，喘聲淒楚者，觸目傷懷，淚不能忍。」

父親在北伐前，曾在福建帶兵，任縱隊司令兼永泰縣縣長。日記中曾記一段關於獄中囚犯的事說：

「見人犯中有抱子者，心亦不忍，含淚欲滴。」

由這些事實看來， 父親乃是個感情深厚，熱血沸騰的慈祥長者；故一見有不平不忍的事，立時熱淚盈眶，這就是仁人之心的真實流露。

民國三十八年， 父親駐節重慶的時候，當地發生大火災， 父親住宿在郊外的黃山，一夜之間，起身多次，看看市區的大火熄了沒有？ 父親最後一次起床的時候，天還沒亮，立刻就命我趕到市區去看看；並令我無論如何要設法在銀行裏借點錢出來，好好地辦理善後和救濟工作。

這樣關心民瘼，無微不至，真是悲天憫人。在黃山寓邸中，父親的臥室前面，有三顆馬尾松。有一天，父親說：

「不但人與人有情感的，人與樹也是有情感的。抗戰的時候，我們看見這三顆松樹長大起來，現在看來看去，還是這三顆樹最好看。」

父親有一次看到了那些拖馬車的馬，都非常瘦小，車上的乘客，往往超過四人以上；那些馬跑起路來，都是一副不勝負荷的可憐樣子。父親不忍，就派人去問：「一部馬車，每天有多少收入？收入之中，有多少是用來餵馬的？」那位派去調查的人回來報告說：「一部馬車，每天的收入中，用來餵馬的，祇有四分之一。」父親聽了，立刻就說：「馬吃得太多了。」

父親在奉化故鄉的時候，見到鄰居的小孩用水灌入蟻穴，用火燒蜂房，均有所感。在日記中寫道：

「見鄰女焚蟻丘蜂巢，心甚憫惻，前睛擊下死鳥，此心亦悲；可知人之愛物，其心相同。」

古書上說：商湯德潤禽獸，文王澤及枯骨；父親亦復如此。這確是「仁民愛物」之真情的流露。

民國三十四年， 父親從贛州到廣東的南雄去，在半路上感到口渴，於是就停下車來，坐在路旁一家小茶館裏飲茶。同時，還有三位從廣州趕到南昌去投考中正大學的青年學生，已先在這家茶館中休息。父親進入茶館以後，一位學生就對他的同伴說：「這位是 蔣委員長。」那兩位學生起初都不相信，他們認為，如果是 蔣委員長，怎麼會到這小茶館來喝茶呢？後來，那位學生探知了坐在他跟前的這位老人，確實就是 蔣委員長；認為這是一個千載一時的機會，就準備拿出一本簽名冊，請求 父親為他題字。他的兩

位同伴又勸告他說：「不必去了，蔣委員長怎肯為你題字？」這位學生說：「我一定要去試一試。」他走到父親面前，先行了個鞠躬禮，並說：「我今天能夠在這裏見到委員長，實在是莫大的幸運，希望委員長能夠允許，在我的簽名冊上，題幾個字，留作紀念。」父親聽了，帶着微笑點頭說：「好，我可以為你題字，但是我身邊沒有帶筆，請把你的鋼筆借給我用一下。」這位青年喜出望外，立刻取出他的鋼筆送到父親手上，父親替他題了「萍水相逢」四字；這位學生高興得幾乎要跳起來。父親這種平易近人的態度，就是人類服務精神所自然流露出來的。

父親遇事，總是專心致志，有恆心，有毅力，埋頭苦幹，自強不息。大如黨國大計，小之日常生活；乃至飲食起居，莫不如此。日記嘗寫道：

「天下事名與實皆相反，有名者無其實，而有其實者，輒不與名。成功與失敗亦相反，然不經失敗難致成功。古今事同一轍，吾不禁為歷史外無名英雄與慨不置也。」

又說：

「凡事不可稍涉虛榮，有虛榮，便有恥辱。」

父親常常鼓勵革命青年，要做「無名英雄」，惟有不求名聲，而肯為百姓，為國家去拚命犧牲的人，纔算是真正的革命者。苟徒慕虛榮，貪求名利，奔競倖進，最後必致身敗名裂。求榮反辱，歷史上有過不少的先例，如：張邦昌，劉豫委質事虜，汪精衛，王克敏之賣身投靠，其下場之悲慘，舉世皆知；所以中山先生常告誡青年說：「要立志做大事，不可立志做大官。」因為想做大官的人，大都是利慾薰心的人。

這是說：不可貪一時的虛榮，而損壞了久遠的事業，因小失大，「一失足成千古恨」的。父親在北伐初期的日記中，曾寫道：

「成功之難，非一朝一夕之所能也。今日之事，固非三五年不能告一段落，豈可心猿意馬，朝三暮四，猶豫不定乎！」

壯年的人，血氣方剛，不易篤定，見異思遷，喜新厭故，把握不住；畏難苟安，往往為環境所左右和制服。這是父親在自己的事業開始時，所直接體驗出來的；我們對此，能毋警惕！至於如何能使自己精神專一，勇往直前，則有賴於平日的修養。父親自勉說：

「沉悶抑鬱，思慮不定，殊無為國為黨之良策。然吾人既可為國與黨而犧牲一切，只論是非，不計利害，則無事不可為也。」

「專心一志，以心為主，以志帥氣，則此心不亂，而此志益堅。否則聞亂見雜，未有不目眩而心搖者也。」

「以純潔高尚之態度，強毅勇敢之精神，養成我偉大人格。」

「事之差誤，皆由多言而來，故多言不如不言，能言不如不能言；人之是非好惡，明鑒於心，則得矣。」

父親上面這幾段記述，完全是教我們一種養氣的工夫。亦就是指示我們如何培養自己堅強的意志。父親指示我們：首先不要怕環境的困難艱苦，其次要有犧牲的精神，再次不要受外物的誘惑，最後要冷靜頭腦，沉默寡言。大學所謂：「靜而後能安，安而後能慮，慮而後能得。」孟子所謂：「養吾浩然之氣，」都是這個道理。我們能於此處下工夫，則無論對於何種際遇，均能深思熟慮，沉着應付，而勇往邁進，未有不能成功的。我記得，當民國三十八年，我四十歲的生辰，父親曾題：「寓理帥氣」四字，來勉勵我。我們讀了上面幾段日記，就可以深切的體會這四個字的意義了。易經說：「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強不息。」沒有恆心的人，是談不到修身，也說不上養氣的。父親在日常生活的小節中，從沒

有絲毫的鬆懈和苟且；如早晨的健身運動和每晚的寫日記，數十年如一日，從無間斷。父親體質堅強，平日不喝酒，不吸煙，以喝白開水代茶。父親自己說過：「我現在雖然作了全國最高的統帥，但除了定例統帥應有服裝儀節之外，我個人一切生活行動，思想精神，完全就是一個士兵。」父親早年在日本留學的時候，無論天氣怎樣冷，每晚就寢以前，一定用冷水擦身，早晨起身後，一定用冷水洗面。習慣養成之後，終久不會間斷。至今每天早晨，還是用冷水洗臉，從事運動，所以體魄堅強，耐勞耐苦。父親在日常生活，最注重的是自然界的太陽、空氣、水，此亦與志趣澹泊有關。就憑這些日常生活的小節和規律，都不是常人所能行之有恆的！

父親除儉樸節約之外，尤注重民族氣節。所以對於後進青年，特別重視革命精神的培育。民國三十七年一月四日，曾在日記中寫道：

「以科學方法，以力行哲學，即革命精神，保衛國家獨立，解除人民痛苦；保障民族固有文化與倫理，發揚中華光榮歷史與傳統的德性，為訓練之宗旨。」

同年六月十八日，又寫道：

「當此疑懼驚撼存亡危急之秋，惟有堅忍持重，自強不息；而以「止」、「定」、「靜」、「安」四字，為處世立身之道。不慌不忙，勿忘勿助，若不自搖動，未有能搖動者。」

此時正當徐蚌會戰與西南危急之際，局勢逆轉，內外震撼。父親獨力持鎮靜，以不變應萬變，指揮若定；如果沒有至大至剛的正氣，曷克致此？當時不但抽調援軍，有按兵不動的軍閥，並且自東北戰事失利後，高級將領棄職潛逃，臨危變節，而投匪者，比比皆是；真正忠貞為國殉職的將領，寥若晨星。于此網紀蕩然之際，尤顯得父親忠黨愛國之堅貞節操。在七月二十五

日的日記中，別有所感的寫道：

「協同一致，為軍人成功之唯一要訣。互助合作，為軍隊勝利之主要條件。冒險赴援，為指揮人格的具體表現。」

可是這時一般昏聩之徒，却高唱『和談』，自亂步伐，致使軍心渙散，頹勢已成，真有孤掌難鳴之概；而友邦的態度，又甚曖昧，當此孤立無援之時，父親內心之沉痛，不問可知；所以在翌日又記道：

「乃知異族外人，無論其民族性如何良好，好友愛，如我稍有一點請求或依賴，則必為外國奴役，決不能有所謂平等自由公義可言也。惟有獨立自強，不求不倚，方能生存於世界。」

在國家民族危險的時候，我們只有自力更生，發奮圖強，天助自助；不可依人成事，隨人俯仰，自取滅亡，為民族千古的罪人！

民國三十七年十二月五日，是父親引退前的一個多月，那時整個東北業已淪陷，山東戰場也全部失守；華北局勢，岌岌可危，徐蚌大戰將近結束，國勢危如累卵。父親仍不願放棄自己革命職責，以必死的決心，堅持到底。當日曾記道：

「此時惟有堅志養氣，存心養性，不愧不怍，不憂不懼，求其心安理得而已。至於存亡成敗，聽之於天；在我則負責盡職。自古賢豪，報國殉職，若不死於戰場，即死於敵手，以盡其最後之心力。」

以父親當時的歷史、地位、德威、事業，任何人都會留戀，而父親竟公忠體國，準備鞠躬盡瘁，置死生於度外，欲求以死報國；非大仁大智、大勇，誰又能有這樣的決心！

三十七年過年的時候，天氣非常寒冷，父親在快要決定下野之前，曾寫下兩句話：『冬天飲寒水，雪夜渡斷橋。』

字裏行間，不難看到父親當時的心情是何等沉重，是怎樣「忍人之所不能忍」。

三十八年四月間，父親在上海支撐危局，誰知李宗仁竟寫了一封信來，要求父親離開上海；父親離上海的時候，並沒有說出要到的目的地。座艦到達舟山，也沒有登岸，祇是到附近的許多小島上去視察；前後在海上飄泊了十天，真是乾坤萬里，滄海茫茫！處着這樣逆境、絕境，無論誰都要心灰意冷，走投無路的，而父親却泰然處之。在日記中寫道：

「只要前進，不變其方向，即使無路處，亦可新闢道路，達成目的。」

這種鐵的意志，正代表了中華民族不屈不撓的傳統精神；將來反攻復國的成功，也就要靠這種意志和精神。而我們今天在台灣，就早已重見光明的徵兆了。「天下無難事，只怕有心人。」海可枯，石可爛，此志不渝，一定可以達到革命復國的最後勝利。

父親的天性是純孝的，惟能盡孝，所以纔能對於國族盡忠。五十歲時，父親曾寫一篇『報國與思親』的文章。內中有一段說：

「口體之養，世俗之譽，非所以盡孝；男兒惟以身許國，乃為無忝於所生。凡茲懿言，皆吾迄今猶無以慰吾母九泉之望；每憶昔日寡母孤兒，形影相依之情景，彌覺罔極深恩之圖報無日也。」

「可知中國立國之道，自來皆以孝為本，唯孝莫大於尊親，其次曰不辱。所謂尊親，謂當發揚光大吾祖先黃帝之遺緒；所謂不辱，謂當勿貽吾父母以隕越之羞。」

「仁、人也，親親為大。」『親親而仁民，仁民而愛物。』所以孝經說：『先王以孝治天下。』父親天性仁厚，在家事親至孝，惟能盡孝，故能移孝作忠。古人說：『求忠臣於孝子

之門。』父親之所以能矢志忠黨愛國，歷久不懈，決非偶然的。

父親在六十歲誕辰那一天，又寫了一段令人非常感動的話：

「虛度六十，馬齒徒長，對母親未報作育之恩，對國家未盡忠孝之職；民衆痛苦，遭族罔恤，捫心自問，清夜長思，愧惶無地！」

這時正是抗戰勝利，大功告成，舉國騰歡的時候；而父親尚認為德業未竟，年華虛度，其謙卑自牧何如？且以親恩未酬為憾，則又如孟子所謂『大孝終身慕父母』了。

父親說過：

「革命事業，至此地步，只要能自強不息，堅定站穩，不自毀損；以待敵奸之自投羅網，乃乘瑕而抵其隙，則幾矣。大凡事，祇得耐煩做去。存天心，順天理，不敢放鬆，乃是敬也。」

又說：

「切莫以一時受侮被辱，而暴其氣，以亂大謀。」

又說：

「忍性吞氣，茹苦飲痛，耐寒掃雪，冒熱滅火，砥節勵行，復仇滌恥，矢志自立，誰能侮我？」